

抱朴子
一

庫文淵青
共 第 第
冊 號 架

暢玄
對俗
至理

論僊
金丹
微旨

七

五十一

子一本有
篇字

抱朴子序

讀書堂

讀本記

於一本作以
力一本作爲
軌一本作執
醜一本作配
揚一本作媼
質一本作質

才一本作士
躋閱一本作瑣困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鼃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躋閱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
或作勢

筋一本作春
徒一本作途

艱一本作難

勤一本作履

翼一本作無

論一本无

謂一本作
為字

則一本作別

共八本
作二十

以一本无

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畧，以示一隅。翼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

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之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則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共八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葛洪稚川謹序。

抱朴子序終

新鈔葛稚川內篇卷之一

一本作吳興郡山人
慎懋官校

金陵張可大

評校

慎懋官

閱

暢玄卷第一 二同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
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
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淪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
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訥潛寂而為無淪大
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

葛稚川序

能等其柔、方而不短、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台億類、廻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噓咀吸、幽括冲默、舒闡湮鬱、柳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立之所在、其樂不窮、立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
 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輝煌炳爛、傷明
 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鈎華
 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立道者、可與爲永、不知立道者、

難與爲存、顧盼爲殺、生之神器、唇吻爲興亡之關鍵、
 椅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
 雲離、西毛陳於閉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囀以齊
 唱、鄭舞紛紜以蜺蛇、哀簫鳴於凌霞、羽蓋浮於漣漪、
 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蕖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
 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煌、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
 曲終則歎發、醺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
 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徃若有遺也、夫立道

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畧蜿蜒踐蹋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顧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縵縵帶索不以賀龍章之曄曄

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鑕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繩樞秉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薜漱泉而大半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鈎其符契如闇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譏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

於作于

覆伏

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韜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鷁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論僊卷第二

或問曰、神僊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僊之人、盈乎竹素

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成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臣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

凋作周

紆玄牡龍跼華轂易步趣鼎餗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珣秋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

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令、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

牁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怪僊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爲蛤、苧菜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螢、蠹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爲蠶、枝離爲柳、秦女爲石、

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僊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諸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肺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

於作于

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藻、廢僞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况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

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䟽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庇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人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僊、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

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芟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

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白犬百日毛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以爲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建若人者不信神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

彼

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述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况於神僊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調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攷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

攷本作孤

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僊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

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軌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多艷容伐其根芟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噬膚則坐不得安虱羣攻則卧不得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閉藏喘息

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缺文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繚紆視金玉如土糞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尙公王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

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僊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郾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止

有竹枝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
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
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
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
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酤醬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見
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
无伯奇孝已也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効鬼之法又有
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
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効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覡在

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
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
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
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旣令鬼見其形又令本
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
數爲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
人尙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乎僊人居高處遠清濁
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德道者安能見聞而儒
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爲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

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

蛙作螭

田蚡子義，掇燕簡，蓐收之降，予華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况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蚋負山，與并蛙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者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異致斯珍也。况於令人之信有僊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

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
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
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
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
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
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
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
金不成耳至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
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

擇蕩蕩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
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
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
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况
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
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驟
及駢騷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
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

抱朴子

卷之一

天之明而人處覆甕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三

四同卷

疲七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水中之有松栢稟賦之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虫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者得道由於道得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栢諸虫

者得道一不作獨長
者得道一不乙

千

紹本作紹

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于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紹漬金爲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僊之可得乎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

息本作志

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使謂僊道長
生果不可得耳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
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
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况古之真人寧
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
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
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
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
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

旋一本作蛇

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
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其上時有白雲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
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曰而腦盡成丹
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
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
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
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
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

作彌張

八百歲變爲猿壽五百歲變爲獼猴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兎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

无老死

經本作家

擔

穴

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况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邱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檐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

之時本作而一字

侯作候

生作住

上士至不然乎百世字重出衍又一本无者是

史借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狴鼉螭皆能竟冬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蚺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雁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恠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

士用思遐邇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天漢書樂大初見武帝試令闔基基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

奉一本作舉

之作以

四本作騮
道遠上有或字

終孝况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
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之沆瀣
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
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
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
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
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
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
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
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
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
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
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地
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
長生住畱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
欲畱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

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欲但遊
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
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
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僊者或
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
為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肥服輕暖通
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
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
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為貴

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寧公、修羊公、陰其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於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僊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人不知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

於飛騰之於不作以

封惡卦

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封兆之休咎、運三棊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學之、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撥蠅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况於神僊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

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僊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齟齬，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

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卽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死也。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旣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我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旣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

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

豆一作虫

異物之

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蛭敗棄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

棄本作棄

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僊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今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魚龍澆澆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樂大初見武帝令闔基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尙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

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僊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
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爲道者
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
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
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
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立道無
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
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
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筭難盡而遲死

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斃又云
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
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
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
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
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
亦無益也若不服僊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僊亦可
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
昇天耳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僊道之極也。服此而不僊。則古來無僊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誤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

誤本作蓄

書本作草

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僊。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僊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尠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僊人。乃當曉之。或

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調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東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

擔本作擔

卒本作率

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粉則知漿苕之薄覩崑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辯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

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名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

傳

復本作后

勤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調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悉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已知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醖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盡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

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
生神僊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
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
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
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
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僊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
上古真人懸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
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
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

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
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
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
以示識者豈苟尙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
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
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彫弓以驅鳥南夷得
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
未必能勤儒黑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
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

留連孟觴干羹沸或荒汎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以弊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知觀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强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但不信不求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曰

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僊又云雖呼吸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授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啖血爲盟無神僊之骨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

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卽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僊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卽腐焚之卽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立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僊又以立膏丸

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僊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卽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僊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

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
物用之卽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
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僊也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僊也又以汞合火之
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
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也卽鉛
火之卽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卽日僊也以
此丹如棗核文缺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
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僊童僊女來侍飛行輕

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僊不在悉作之
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
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子曰
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
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
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
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僊之人也能調和陰
陽役使鬼神興作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
僊皆肆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

也况凡人乎其經曰上自得道昇爲天官中自得道棲集崑崙下土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旣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

太乙八觔

井五觔

竈五觔

河伯十二觔

社五觔

門戶間鬼神清君各五觔凡八十八觔餘一十二觔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觔外乃得恣意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僊之要在神丹

也。知之不易，爲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僊，其人本儒者，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僊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僊。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僊。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僊。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僊。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僊。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僊。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僊。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僊。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僊。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

卽百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僊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僊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

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卽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大一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

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

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美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觔。曝之四十日。服之。

一日則三虫百病立下。服之三年。僊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於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

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之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可化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汁及蟠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

尺，百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皆赤，長生也。昔中黃僊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鵲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驚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

丹本再作

色握之不汙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僊矣。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丹。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一年僊矣。又尹子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觔。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口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卽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兎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穆丘子丹法。以清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黑子丹法。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七攪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

黑作墨

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觔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大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大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笥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丹投

雄黃銅中火之成金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菊花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

年不饑盡一觔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服之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僊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末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日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僊若未欲去世且作

地水僊之士者但齋戒百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谷一年更服一兩便飛昇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僊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觔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

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黃土內六
一泥區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
皆化爲丹。服之如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僊。以此
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
銀。受金液經。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
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
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
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僊藥之
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

下金一本作令

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
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
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觔。於金爲二
觔。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
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
而得一劑。可足八僊人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
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
曰。其次有小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
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橐皮治之。或以荆

酒礬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
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引之張之
如皮、皆地僊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
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
金液九丹、旣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
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
道書者、畧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
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
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作藥

者之本乙

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
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
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
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
爾乃可作大藥、雖成、亦須齋戒、不但初作時齋也、鄭
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
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
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
禍、善試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

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况神僊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僊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

往本作往

僊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紆嶼洲，及徐州之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融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

融一本作翮

所以絕慶吊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惟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倘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觔、白蜜六觔、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

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觔、擣篩、淳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捏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捏之不出指間、卽復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亦可分爲小丸服之。三

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僊勿妄傳也兩儀子小餌黃金法猪負韋脂三觔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一觔壽蔽天地食半觔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曰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卷第五

六同卷

疲八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事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僊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旆胝文字董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攬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僊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

勞本作才

壁

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電者、豈能棄交
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
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
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
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
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
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壁重陰、
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
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

情一作情
腊一作服

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
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
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
歡戚之邪、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
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
於玄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斤淺務、御以愉懞、爲乎無
爲、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
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
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

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
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
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
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玉晶珍膏、
溶溢霄零、治饑止渴、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
淳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
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
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
果無其僊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

厚一作與

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
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畏
鏡不灼、比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
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
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
早斃、寒虫以通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
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
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陟

之方非徒溫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僊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秦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
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及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僊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
子曰召菟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
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
聚於肺腑殲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寃於

旣逝夫此皆丸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
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太子於旣殞胡
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臚以理腦華佗能剖腹
以滌腸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况神僊之道何
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
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
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
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
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

骨填枸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
漆葉青蓐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
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
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
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尙能如此況於用其
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欬冬紫
苑可以治欬逆桂蘆貫衆之熬九蟲當歸芍藥之止
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
苳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

獲一作護

消渴薺芩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獲衆創麻黃
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爲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
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及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
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
吐出奇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
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
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引絕穀一年
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
已爲書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

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僊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僊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信，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僊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得中壽之三倍。况於備行諸祕法，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

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千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烝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烝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

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卽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
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
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使無爲
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虺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
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
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禁炁之則立
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
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
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卽漏射而出又以炁禁

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
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
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
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
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
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
之虫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足
倍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

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名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死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爲良諫矣然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僊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僊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僊昇天故也此則又有僊之一證

抱朴子

卷之一

三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浮沈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况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

焉帝子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僊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知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僊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

抱朴子

卷之一

三

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僊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鮪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

語之以宇宙之恢濶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今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今家戶有僊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恠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

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僊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涸，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僊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

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輻輳輞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

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
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立素之術者則
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
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
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
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
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
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
本性慳鈍所知殊尙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

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
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
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
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
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知之大事而
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
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
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
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

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寃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

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

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奏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樂

人之吉、愍人之苦、調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
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不
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爲有
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僊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
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
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
形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
侵尅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
剖胎破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

形作刑

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
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
迫脇胥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不公不平、
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說人私、
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
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
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飼他人、
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
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

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鵠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

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恩施與貧之人以解之

缺文多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灾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

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
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軌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
亦有死地况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
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
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
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綢繆神
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
坎列位立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殊金玉嵯峨醴
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

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
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
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
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
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
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
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
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正立之命門
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

解一作皆

今作令

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僊，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解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奸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僊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

金一作公

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足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熬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

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
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
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110X
567
100
51